

棋貝女化了草

東湖西岸最後の詩

光永いちろう

二三繁夏稱自印集

序言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話要交代，只想簡單講一講為什麼給全書冠這個題目。所謂“棋貝女化了草”，其實就是“櫻花”兩個字拆開來組成的一個看似有點意義的短語。

如果說壹仟貳佰餘日來在這建在潮濕的山上、房間昏暗且學術並不出名的地方有一丁點永恆的美好，在我有限的記憶中，這美好只能是三月裡無人時爛漫在山上的櫻花了。

遂以“櫻花”的拆字為題。

又：恐怕我進來於作詩的興趣已經衰減了。這本集子裡的詩作不分古體今體、漢語外語，一併依文稿順序收錄。

Death and its smell

The lamp light dries the moisture of the air,
Scenting the smell of death;
The sleeper is the father of his fear,
And suffocating pauses of his breath.

Outside the window is the rain falling,
Uninterruptedly falls the spring rain;
Nothing hides in the mixture, nothing,
Not a single piece of memory, nothing but rain.

5 March, 23

春風

彷彿歷歷漢陽樹，細雨晴川滿蜀都。
車市喧喧磨鐵耳，檀香杳杳暗銅爐。
啜茗兼賞龍泉盞，觀畫偶得雒水圖。
幸有佳期正月望，潔身沐浴供文殊。

癸卯年正月十二

昆明金殿歌

紫薇無華笑含香，香送美人入道堂。
真武殿鑄萬斤銅，三百年其何太長。
煙燎楹楣色漆黑，日曝雕欄傷玉髓。
爵通列王願難平，黎元無辜多喪亂。
王府陵園俱傾頽，宮人貴嗣刀下鬼。
所餘惟此山上殿？林木莽莽復蒼蒼。

癸卯正月廿一日

自嘲

字師故唐顏魯國公，文取前宋舊翰林蘇軾。
性僻居靜安咫尺，名疏笑談漫等閒。
詩書相宜垂宿老，琴瑟空置待良弦。
言者若問當誰是？潛庵主人地上仙。

癸卯年臘月十四日

櫻頂二首

繁花三月最無聊，未可傷春擬墨豪。
雨過閒來無底事，壯志聊向酒邊消。

遍紅光景做寓公，春困未能一掃空。
花氣襲人驚美睡，值得閨苑做小蟲？

西曆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六日

江漢憶陳散原詩

依舊花明漢水春，同光未可與同塵。
風吹雨打風流盡，黃鶴樓邊第幾人？

西曆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六日

冬暮

晨踏冰凌暮踏泥，夫子讀書日夜長。
春讀和風細雨，冬課最是淒涼。
寒廬添薪火，新醅客先嘗。

己亥年冬月十三日

山北梅花歌

山北小園春梅早，叢碧未發先百草。
紅粉深淺一時傾，香陣夾塵違昏曉。
花間獨立復一人，別有幽情情飄渺。
功名利誘何輕輕，但求恩名嬌小鳥。
古今風流全不清，此中長醉無限好。

組詩 — 新新樂府

序

昔白香山著諷時事諸篇什，冠名曰《新樂府》。今我所見所詠，皆與白詩相近，特命篇《新新樂府》。

壬寅年九月十二日

讀書郎 諷學風也

其一

誰言年少不勤學，讀書刻苦如頌佛。
冬看三九夏三伏，如此十載可以做馬騾。
君不見原來小兒亦愛詩，如念經咒者百里
盡九十。
神亦怨時人不怨，道是癡學實是呆。
書中三昧何在？好之不如樂之。

壬寅年九月十二日

其二

行行復行行，路上自成群。
書囊輕如許，焉用車與驢。
遊患無花無酒無人伴，竊備薄才空餘嘆。
枉做太學生，蹉跎復蹉跎。
不如農家子，耕讀亦快活。

壬寅年十月初二日

監門守 譏仕風

威風最是監門守，只認一紙輕王侯。
紙上純良即純良，無紙切莫入門樓。
可憐千百真王侯，無紙也不值得一枚錢。
試看君家門前衛守監，可象萬分哥舒翰？

壬寅九月十三日

崑崙奴

憶昔開元間有崑崙奴，蓄之如犬馬，未可入當塗。

今世號全盛，較之開元必不輸。

也有黑面白齒街市見，不做支使做丈夫。

屢有天朝廟廊臣，見奴如見尊上主。

伏首提攜憑呼喚，最怕躊躇。

可憐華夏真男兒，也棄溪邊做碣玦。

壬寅年九月十五日

樵隱士

久居山陰宅，不見晝日光。
樹高近百尺，鳥獸此間藏。
生貧愛酒薄，才高恨歲長。
一臥深山裡，身世早茫茫。
可惜韓蘇之文如潮海，也不能宰廟堂。
夫子淚多少，權且慰大方。

壬寅年九月廿三日

武昌冬至前信筆

讀書窗前不顧窗，看時風景不尋常。
初九羲和光萬古，初十曉霧濕衣裳。
陰雨連封三百里，北起洞庭南鄱陽。
雨下逢花花即死，花落蒼苔苔有霜。
唯有老松能挺雪，對此陰雨也無妨。
珞珈山下君不見，黃葉成堆十里長。